

東光縣志卷之八

誥勅諸文

文者道之華經世之具也孔子觀夏商之禮嘆杞宋之無徵稽古開來不誠係以文哉第刻而雕蟲陋而畫虎虛而屠龍於文奚當乎鴻章大翰悉以闡風化紀治績者垂爲可久邑之文或以寵錫賍恩或以時事奏議或以建置紀績或以爲民謀生爲國立法皆志之不可無者也用廣紀聞附之末簡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一

誥勅

御史中丞兼侍讀劉摯制

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惟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日化而不知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士今冊書之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諍臣之

願乎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誥

漢御史大夫能任共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者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列具官劉摯蚤以御史祇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至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開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已實難爾其勉之母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効

除潼川安撫劉甲誥

當一面以纘戎式倚金湯之固遴羣工而選牧孰踰簪橐之英肆隆易鎮之恩庸懋幹方之績朝議大夫煥章閣待制潼川府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劉甲望高時輩志在本朝智略敢前每推誠於獻納文武爲

憲俄自跋于翰藩粵從制御之行益見壯猷之展荆
州植燾端有去思瀘水書符已歌來暮朕輯寧王度
鞏固邊陲厥今闔竒之雄無若漢中之地惟天設險
瞻劍閣以猶存衆志成城得實臣而可恃特委帥權
之重仍聯禁路之華顧眷倚之方深實實修攘之允賴
因利乘便勢雖易于建瓴和衆安民備莫先于徹土
務寬憂顧嗣對寵褒

除福建常平劉震孫制

劉震孫以元祐名臣之裔文學政事見稱當時入則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三
嘗爲言語文字之官出則屢膺禮樂光華之遣使軺
所至民氣爲蘇是蓋識大體者閩更歉歲而值有秋
常平使者繫斯民司命是用起家而予節焉其尙時
歛散公激揚以稱予選使之意

工部右侍郎廖紀祖父有能祖母趙氏誥命

國家之政分勞每藉於臣工孫子之賢遺慶式原於
祖德故臣之事君必竭其分而國之褒寵不遺其先
在古則然於今猶重爾廖有能乃工部右侍郎紀之
祖父郡邑名家鄉邦善士性資敦樸襟度坦平積厚

德於一身每多義舉兆嘉祥於再世卓有聞孫卿曹
佐邦土之司方隆寵任國典舉推恩之命肇示褒崇
理則宜然朕奚容恡茲特贈爾爲通議大夫工部右
侍郎門閥增輝豈但九原之慰鄉閭興慕永貽百世
之休

錫類推恩朝廷舉勸功之典尊祖及妣子孫懷追遠
之情蓋遡流者必求其源而觀德者必論其世事關
風教禮備情文爾趙氏乃工部右侍郎廖紀之祖母
懿質夙全名門作配治內功成於閭範相夫名著於
鄉評眷慶澤之延長肆聞孫之登用官班增峻丕揚
偉績於朝行綸命追崇庸賁休光於泉壤用昭往懿
永慰幽靈茲特增爾爲淑人慈範旣遠而彌彰式弘
佑啓卹典有隆而無替尙克歆承

工部右侍郎廖紀父瑄母王氏誥命

父以教忠爲賢式勤啓迪子以養志爲孝務在顯揚
眷我廷臣丕隆宦業揆義方之素著宜恩典之渙頒
爾增奉直大夫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廖瑄乃工部右
侍郎紀之父字量恢閔性資謹厚孝親友弟家庭率

仰其儀刑恤匱周窮鄉鄙每沾其德量念光前裕後
莫大於儒猷故涉史窮經篤成乎喆嗣報國久殫乎
忠蓋推封早被乎褒章顧今三品之宗久棄五鼎之
養載申追卹用發幽潛茲特加贈爾爲通議大夫工
部右侍郎揚於王庭丕著貽謀之美告於禰室永垂
祝號之光

母有教育之德與父式均國有褒錫之恩惟賢是予
沉尸能臣之績足徵慈範之良存歿雖殊恩典則一
爾贈宜人王氏乃工部右侍郎廖紀之母勤儉兼至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五
慈孝夙全撫卹孤嫠仁不遺於遠族敬恭賓祭禮克
相乎良人儀型夙著於家庭善譽久傳於媼黨粵有
賢子顯列朝行哀榮兩被於郎曹褒錫載隆於卿佐
名因益顯恩豈徒施茲特加贈爾爲淑人遺範具存
庶流傳於有永懿靈不昧尚歆享於無窮

工部右侍郎廖紀暨妻郭氏李氏誥命

冬卿秩峻允資輔佐之良山陬務殷式重總理之寄
民力攸賴國用是資匪求才行之全曷稱望畀之切
旣茂揚於休聞宜超示於殊恩咨爾工部右侍郎廖

紀質厚德醇慮周識遠京闈高薦甲第英流首列職
於郎曹久分司於邦治進居太僕佐長僚而馬政聿
修載陟奉常督譯館而詞翰惟謹踐馘既久諳練益
深比允協於僉言遂超陞於今職乃能躬行三事表
率羣僚革弊除奸才實精於覺察奉公持正志不屈
於世強心惟獨勞事皆有濟譽望允孚於中外操持
罔間於初終簡在朕心益隆倚注肆頒異渥用獎忠
勤茲特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才堪重任
已徵歷試之能官在明揚佇有超登之寵尚其自勵
朕不爾忘欽哉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六

明齊體以敦風化實古今之常經隨官品以示褒封
亦朝廷之著令矧我賢臣之配克殫內助之勞寵命
所加幽明罔間工部右侍郎廖紀妻贈宜人郭氏稟
資端靜毓德慈良禮義從夫有儆戒相成之益儉勤
率下無貴驕自恃之心賢聲茂著於六媼褒錫蚤膺
乎一命琴瑟中斷竟乖偕老之心綸綍渙頒載舉追
宗之典茲惟異數實體恒情是特加贈爾爲淑人尚
增輝於九原庶流芳於百世

大夫之有宗婦位不可虛朝廷之有褒封禮無庸廢矧予卿佐丕著勲庸於其續配之良可恠褒嘉之命工部右侍郎廖紀繼室封宜人李氏夙奉姆儀晚歸世族惠和成性格謹禋身服圖箴以相夫式隆閩範渙絲綸以錫命蚤荷朝封夫階既陟於貳卿國典宜申乎再命式彰內助庸示中閨茲特加封爾爲淑人欽承命服之光華益耀內廷之朝謁

貴州道監察御史張珲父慶母息氏勅命

自昔言孝日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夫爲人子者孰不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七

有是心哉然非遇湛恩敷錫則有心固有所限而不能以自遂矣爾張慶乃貴州道監察御史珲之父孝友著於家庭仁厚孚於鄉曲雖畜德未究然有子嗣登持予臺憲亦慶延之及也年不待養良可憫惜茲特贈爾爲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服予光寵賁爾

幽原

朕凡貶恩臣下及其父必及其母者蓋德因子以彰必如是始足以遂其顯揚之心而慰其懷惓之慕也爾息氏乃貴州道監察御史珲之母貞順飭躬孝恭

靡懈流祥衍慶逮爾嗣人茲特贈爾爲孺人不爽懿
靈其承愍冊

貴州道監察御史張珩壻妻王氏莊氏勅命

國家設御史以肅正朝廷綜攝綱紀凡政之不稽於
道臣之不協於極咸得言之乃其可從則更命令易
取舍固朕所虛心而聽也厥任豈不重哉爾貴州道
監察御史張珩蚤由制科簡任使垣啣命四方應對
得體往朕采之僉言俾司臺憲用能以忠誠不貳之
心爲鯁亮切劘之論可謂不負其耳目之司矣茲以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八

廟建覃恩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體要不明
則獻納必悖是非不核則激揚罔從尚益懋圖嗣稽
爾效

婦之於夫同隱約於雞鳴盥櫛之初而不共休賢於
象服委蛇之日豈非人情之所愍惻哉爾貴州道監
察御史張珩妻王氏早孀名宗克修祀饋相夫有位
弗共其榮茲特贈爾爲孺人匪徒爲幽窆之光亦以
爲夫生者

古之君子內無宴安之習出有委蛇之風豈非以其

伉儷之賢交相愛助耶恩不並及非所謂稱也爾貴州道監察御史張珮繼室莊氏懿質夙成徽音克嗣相其君子蜚譽西臺其順敬可徵已茲特封爾爲孺人茂膺綸綍之榮益勵蘋蘩之職

陝西按察司副使莊蒞民父綱母劉氏誥命

夫砥行好修之士衡泌潛踪而能式穀有人茂揚休美斯亦修行之效也爾贈中順大夫陝西西安府知府莊綱乃陝西按察司副使蒞民之父孝友提躬善良範俗爾子積學登仕秉憲宣猷爾之教也今以覃恩是用贈爾爲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用生俎豆之光以慰栝樵之慕

劬勞之念人子同悲屬此覃恩可無追命爾贈恭人劉氏乃陝西按察司副使莊蒞民之母勤儉相夫仁慈鞠子克嗣斷機之訓用成藩屏之功茲特贈爾爲恭人鶴馭乘而弗援龍章煥而增輝

陝西按察司分巡河西道副使莊蒞民暨妻李

氏楊氏誥命

國家設外臺以司憲治又設副以分其職而所分之

地肅紀嚴防尤專屬焉矧鄜患水近邊非有經緯之壯猷弗任也爾陝西按察司分巡河西道副使莊蒞民制科拔雋劇邑分符擢任法曹持平丕著乎明允命守名邦臨下誕敷乎德政乃晉臬司分屬鄜地爾能出其才略殫乃忠猷釐奸弊以勅法百姓晏然嚴守禦以清戎四境不擾可謂憲臣之良已屬此覃恩可無褒錫茲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錫類之心朕方仁不忘遠勤王之志爾當義不避難靖共厥職光服斯訓欽哉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十

朝廷功令旌臣之勛錄及內媿歿而不忘典至厚焉爾陝西按察司副使莊蒞民妻恭人李氏親理井臼勤戒雞鳴身雖蚤世典宜並榮茲特贈爾爲恭人沐寵幽泉增輝彤管

夫持法秉憲之臣整飭安撫統攝不易非內有媿德之賢疇不分厥念哉爾陝西按察司副使莊蒞民繼妻封恭人楊氏共蘋藻以宜家樂縞綦而從宦夫之績內實相之茲特封爾爲恭人戒爾雞鳴宜其象服

大理寺左評事陸燦父松母張氏勅命

夫士之宣力於朝所以報主亦所以顯親也其或朝有祇叙而親則弗逮焉非追恤之命何以慰其服勞之私哉爾陸松乃大理寺左評事燦之父性惇孝友志洽寬仁訓迪嗣人昌啓厥世雖康祿養奄忽於茲茲以乃嗣之績贈爾文林郎大理寺左評事用彰能教之賢以慰未畢之志

夫母之於子其鞠育顧復之恩有獨至者蓼莪之感古今之所同也國家體人情以率下本孝思以勸忠靡有遺焉爾張氏乃大理寺左評事陸燦之母持身純恪篤以惠慈克贊義方輔成嚴訓其恩不可泯已鼓贈爾爲孺人庶遂欲報之心以酬罔極之德

大理寺左評事陸燦暨妻穆氏勅命

國家設廷平以平刑獄者所以惠百姓之蒙辜慮傳致之成辟務盡論讞之方廣參稽之路使民得以反其情而國無遺法也非是俊义不輕畀焉爾大理寺左評事陸燦發穎巍科擢任茲職敬勤自勵明察有聞用效勞勩以祇厥績茲當奏最乃進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刑獄之事至於大理而遂成矣成則不可

變故聖人甚慎之昔唐典稱大理之職以五聽察其情以三慮盡其理皆所以深致慎也爾尚益懋敬哉自古人臣能靖共於位而其室人亦交儆於家此其職異而事同也故朝廷寵褒之典必並及之爾大理寺左評事陸燦妻穆氏本自令族嬪於德門克慎其儀以相君子茲封爾爲孺人優渥茂承敬戒無替

中書舍人馬汝松父堯輔母楊氏勅命

白昔言孝以揚名顯親爲大人子疇不矢願哉然非湛恩敷錫則情有所限而罔克遂矣爾馬堯輔乃中書舍人馬汝松之父暫從仕籍卽遯丘園雖所蘊未盡究然有子而賢蜚聲朝籍亦爾德之基爾教之良也安享祿養固天道哉茲特封爾爲徵仕郎中書舍人祇沐恩休益隆壽考

朕惟母之於子有煦育罔極之恩乃其慈訓實與父同則錫命之及顧可使有殊哉爾中書舍人馬汝松母楊氏莊懿貞靜祀饋克修積德延祥蔚發厥子天道助順信有徵矣茲特封爾爲孺人茂膺寵服之榮益篤宜家之慶

中書舍人馬汝松暨妻曲氏勅命

朕惟中書舍人在古位齊三省風望甚高我國家命
司藻翰秩列清華而又非進士不以授蓋亦慎重茲
選也爾中書舍人馬汝松脫穎制科起爲時彥往所
司謂爾文章德器宜置秘垣朕卽亟從俾踐厥服雖
歷載未久而茂著聲稱朕甚嘉之茲以大慶覃恩特
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夫居侍從典掌綸誥士林
自昔爲難若爾亦可謂榮遇矣尚益懋厥修嗣有顯
陟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十三

朝廷推恩臣子及其伉儷固緣齊體之義然儆戒相
成功昭內助旌德之典所宜均及也爾中書舍人馬
汝松妻曲氏早以淑德克配令人爾夫矢心公家罔
有內顧之憂爾之賢可少哉茲特封爾爲孺人茂迓
寵嘉益光壺範

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知縣馬允登父工科都給

事中汝松母孺人曲氏勅命

燬於火

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知縣馬允登繼母徐氏勅

命

人子荷德於母氏豈必身離於裏然後爲篤哉有能撫孤訓育克底於成則恩勤之厚均有所欲報也爾工科都給事中馬汝松繼室徐氏乃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知縣馬允登之繼母裊躬溫惠賦性靜貞相夫允嗣乎前徽愛子不異於已出令儀遽萎榮養未霑茲贈爾爲孺人没而有知服之無斃

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知縣馬允登暨妻王氏勅命

朕念長吏職在親民恒兢兢於率作考成之令若三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十四

載課績必登最考而後褒序之蓋其慎也爾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知縣馬允登擢自制科掄於宰牧廉潔通敏屢徙劇繁而能矢志殫勞隨試輒效功譽翕然著焉茲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政以持久爲難名以保終爲善爾治行亦既有聞矣尚其慎終如始庶幾古良吏之績予則顯陟汝欽哉

人臣奉職循理著有治行者必賴齊體之賢以薦進之此從爵之恩所由疏也爾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知縣馬允登妻王氏夙以令德嬪於哲人壺政穆修官

常協贊嘉乃勞勩畀之休恩茲封爾爲孺人象服孔輝鷄鳴益勵

遼東廣寧管糧山東濟南府同知馬紹芳父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進階中大夫允登母贈淑人王氏誥命燬於火

廣寧管糧山東濟南府同知馬紹芳暨妻趙氏

邢氏伊氏誥命

在昔我皇祖軫念軍興而廣鎮當乎雄要特選有材幹者往倅其地以筦軍儲一切機宜得與聞焉國有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十五

大慶寧忘爾勩勞乎爾遼東廣寧管糧山東濟南府同知馬紹芳乃工科都給事中汝松之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允登之子粹品鴻才清風亮節迨蜚英於選俊遂振彩於花封旣簡輿情用擢巖鎮借箸起孤城之孱膽投醪布絕塞之陽春處危岌而能御以安閒當煩錯而克籌以暇整馬騰士飽食足備嚴嚮者邊陲小警爾能以意調發隨創而去覘爾風猷矣朕甚嘉之茲以覃恩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遼之地危於無兵而非無兵也遼之兵危於無餉

而非無餉也金城方畧朕不中制爾其悉心大計佐元老壯猷朕不以格格汝

人臣展錯明時而結褵之配不登於年寧無菅蒯之思朝廷申明恩而必及其元嬪王制以人情爲萬也爾廣寧管糧同知馬紹芳妻贈孺人趙氏辨族幽貞德門作配敬事特虔於釜錡素心稱勵於綦巾襄五緘之清忠雲蒸霧變贊千秋之大業繡虎雕龍雖遠芳音宜錫徽典茲用贈爾爲宜人新綸疊被於黃壚舊德重輝於彤管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十六

三妻並貴司封氏所不掌也朝廷覃浩蕩之恩敷天同慶矧邊徼勞吏尤朕所加意振作可無破格以旌之爾廣寧管糧同知馬紹芳繼妻邢氏靜嫻則訓動用圖書和以蒞衆而成嚴恭以承尊而能愛前猷力紹宗祐克昌念方澤之猶存睠學機之中斷特加顯命式慰幽貞茲用贈爾爲宜人錫鸞綉以爲華佩鴻厓而如在

北門大夫馳驅王事室人爲之交摧矧戎旅搶攘之役微賢有室烏能相我勞臣也有佐稱賢朝廷特下

璽書以旌之爾廣寧管糧同知馬紹芳繼妻封孺人
伊氏恪修壺政祇順懿徽素心力謝鉛華朴志恒存
淡雅調甘伺色羞明水以爲歡做爛襄勤戴曉星而
視夜宜膺褒寵用陟芳猷茲用封爾爲宜人尚承榮
於珈莢益篤祐於衿觶

尚寶司卿王嘉言父畿母梁氏誥命

士之隱居而學將欲達而行之也顧有抱藝弗試而
能駿發於子則其隱求之志亦罔弗遂矣况終有譽
命之逮乎爾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王畿乃尚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十七

寶司卿王嘉言之父勸躬砥行式訓家邦力學窮經
蜚聲庠校雖儒科之偶詘乃胤祥之克昌爾子服采
清時升華秘掖爾實教之是用加贈爾爲奉政大夫
尚寶司卿歆茲寵綍庇爾後人

及親而仕三釜爲悅此人子之至情也今獲有壽母
而又承洊錫之恩以爲榮不尤幸哉朕體羣臣肆有
休渥爾封太孺人梁氏乃尚寶司卿王嘉言之母旣
孝且慈克勤而儉訓育胤嗣積學致身惟予符省之
良木爾庭闈之訓綸章普錫祿養方寧茲用加封爾

爲太宜人服此休光永綏福履

尚寶司卿王嘉言暨妻李氏誥命

朕肇建儲闈祇承天慶惟茲庶寀並錫褒章矧符臺列卿秩清地者哉爾尚寶司卿王嘉言性行端純才資敏達自儲英秘館執憲臺中建列時宜多所匡益旣而綜事董役雅著勤勞擢佐納言用昭茂賞尋以爾疏改授今官就列之初會茲盛典是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出入符節叅陪輦乘爲近掖侍從之臣於爾榮矣尚懋遠猷以圖稱塞無負朕簡陟之恩欽哉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十八

朕嘉人臣之效職而錫命逮其室家所以示從爵之禮亦以隆相成之義也爾尚寶司卿王嘉言妻封孺人李氏躬有令儀嬪於良士克孝克敬以宜其家爾夫之矢心國事罔恤其私者爾助居多焉是用封爾爲宜人祇承象服之華益懋鷄鳴之戒

吏部稽勲司員外郎王元爽父漑槐母施氏柴

氏穆氏誥命

朕聞天道積於虛非不用之地也有所以大用焉士

之懷誠負軼不偶於時而以遺經廸將其後者雖戢景哉固厚弢以宏發非夫一瀉莫繼者倫矣爾生員贈吏部考功司主事王漑槐乃吏部稽勲司員外郎元爽之父芳聞籍甚雅行絕倫紹柱吏之風徽不先人以賢智快鳳毛之羽翮竟致子於雲霄故司李馳封忻就扳輿之聽既考功賁贈寵生壠草之榮斯累世並陟其隆而一身獨處其盛矣乃穀似益崇於銓列宜庸顯首溯於本源茲加贈爾爲奉直大夫吏部稽勲司員外郎載申文部之袞綸用慰于門之壤志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十九

玉孕山輝理有固爾迨剖爲琮璜薦之庭廟而山遂以不朽故以吳隱之之賢而待舉於韓康伯之母荊璞崑璧殆謂是與子大夫啜菽之嘆寧非朕錫類之思爾贈安人施氏乃吏部稽勲司員外郎王元爽之母作嬪喆人誕鍾令胤婉嫕柔嘉之女範靜貞泊素之姆儀解珥襄蘋鸞鏡蚤分於睂案篝燈課荻熊丸空澤於栝棧雖累馬鬣之封黃益切松楸之罷社愍綸斯錫幽寵宜申茲加贈爾爲宜人衆母夙慰於祥刑卿長載榮夫象服

人子生於母而不必成於生恩非毛裏者情難強其必至蓋繼之難也使子無母而有母事母如其母則朕亦何靳絲綸以旌幽淑矣爾贈安人柴氏乃吏部稽勲司員外郎王元爽之繼母儒宗閨彥閔姓良媛遺育方孩詎借未知於抱子餘芳誰嗣迺合洵美於同聲授經多翟母之功去幃續風木之慟慈顏可邈儼令子以如存懿範猶新肆宸褒之載及茲加贈爾爲宜人有賁斯皇之寵聿彰不夜之光

良臣之積勞於國猶懿女之著範於家也婦有不能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二十一

盡暢之幽士有不獲畢酬之願朝廷不爲曲體而廣墜之抑何以闡貞潛之耀發蓋碩之思乎爾贈安人穆氏乃吏部稽勲司員外郎王元爽之繼母性靜以一度肅而雖佐儆聞鷄則嗣徽久廸勵勤咀膽則提勸如生乃綵袖之歡新胡萱枝之鼎折塵空羅韞願旣沮於導輿情切生成恩幸沾於異數茲加贈爾爲宜人載煥沉泉之色永伸靜樹之思

吏部稽勲司員外郎王元爽墜妻潘氏誥命

朕惟人流之業國家以之卽叙鳩功而亦銓臣所以

自銓也矧當龐囂之際甄別維難匪中通外直鮮克兼其用焉爾吏部稽勲司員外郎王元爽秉心淵曠鑒世衡平蚤司憲於南畿雅稱騶虞之譽爰升華於省服允協玉尺之褒而爾瑩情彌勵約尚愈光清搽水蘂之恒甘藻識倫品之坐照人知自畏適以駿其家聲鶴署廻翔故益彰其素節屬予造哲之初會乃丁時事之孔艱爾能慎簡官方遴布中外俾九班熙載而五長承流爾於績用其懋已茲用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鑑以久而明如新水歷遠而澄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二十一

若故斯足尚也爾寔提人士之矚目宜賡殫精白之腹心苟天曹不懈於官成卽諸司共蒸爲治象以人爲事寧第宸翰之攸嘉惟爾之能且虛卿月以相待欽哉

士之能祇載亮工佐天子平明之治者非獨行之賢也是必有良友焉秉燭而語舉爾所知以稱內助不虛已爾吏部稽勲司員外郎王元爽妻封安人潘氏蕙質蘭心女宗嬪則甘調沤瀼承顏克代其子情操作晨昕書聲時出於杼韻用能襄廉平之李益以成

簡要之名椎結以從自是綦縞之風贊彼君子識度
相友固知人倫之鑑蚤在閨中爰勵素絲並承紫綉
茲加封爾爲宜人翟茆已申於三錫衿鞶未艾於疏
榮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興治祖父崇祖母閻氏

馬氏誥命

芑謀垂裕嘉先烈之貽孫麟慶推恩溯祖功於繩武
蓋源濬者澤斯長本蕃者枝自茂家稱榮邁國有彝
章爾原任巡檢郭崇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管太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一二十一

僕寺卿事郭興治之祖父材資倜儻性行廉明屈壯
志於抱關不改賢良之度試清標於樞鎮獨高魯史
之風家產不營貧而益行其惠升沉罔問晦而彌顯
其操雖枳棲暫鬱無嫌漸栢之鴻而槐蔭陰濃立見
高門之駟爰啓聞孫光予罔寺羨菑畚之已穫溯爾
祖功美堂構之克開昭茲國寵是用贈爾爲通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世而昌播新恩於卿月九
京可作述舊德於幽泉

秉肅國章資梓署糾繩之弼善人裕後賴閨門媲美

之媛故膚功溥貺於上卿俾介福揚休乎王母爾閭
氏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管太僕寺卿事郭興治
之前祖母範隆正始德協在中佐俊調甘曲盡承尊
之孝方舟蓄旨懋宣幹室之勤同薄秩於亭員聿贊
分禽而負弩偕丘樊於隱士更能饋饁而課耕芳猷
已兆於開先繩武彌彰於來許式霈紀綱之澤用弘
似續之思是用贈爾爲淑人慈階幽懿指石窳以疏
榮法座殊恩麗瑤華而煥彩

自昔纘祖之良必厚含飴之報矧先後同心而辛劬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二十一

啟佑聿遯發祥乎釐女用申彝典於文孫爾馬氏乃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管太僕寺卿事郭興治之祖
母沼沚揚芬河山比德出蟬聯之鼎族教習圖箴著
燕婉之芳規性成溫順繼前徽而克紹統內美其攸
兼操作佐家針紵弗馳夫五夜疏椎助隱縞綦偕樂
於一丘樹豕介之標儀共襄澣洸成胤嗣之邃學益
勵焚膏儉勤允著乎宜家繩振克開於昌後是用贈
爾爲淑人祥風掩竈歆茲烝畀之儀華露騰軒篤爾
雲仍之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興治父時萃母王氏誥
命

士人懷瑾握瑜不顯於身必彰於後人子疏榮疇報
既出於鞠卽同於生通義懋定乎倫常濊澤洪敷乎
國典爾贈徵仕郎工科給事中郭時萃乃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仍管太僕寺卿事郭興治之父稟姿軒達
負性環奇羅獵敏英辯蟾精於弱歲識資穎異荅孔
雀於鱗年乃一試占畢而弗疇六藝翱翔以寄志情
殷抱樹能愉色於承歡誼篤存荆克因心而恭愛排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一十四

難義高國士口不言功好施力竭周貧豪同古俠肆
祝蠟起搏霄之羽當飛龍抒夾日之試是用贈爾爲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曉旭銅駝魏關之絲
綸有赫秋風石馬佳城之氣象維新

禮重人後報切教成既已繼體而稱尊矧同屬毛而
憫育用昭懿範特簡愍綸爾贈孺人王氏乃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仍管太僕寺卿事郭興治之母儀宣女
史派衍儒宗敬戒無違門著衿鞶之訓端嚴有則性
遵箴誠之規孝竭力於尊章卽厠膺而親浣和更藹

於妯娒雖綦履而弗私乃未徵大國之香遂續池塘
之夢旋悲鸞影淒霜月而持門溥愛鳩慈在桑梅而
如裏栢臺績茂護背功高是用贈爾爲淑人譽問不
忘難慰栢捲之慕褒章聿霈式增窀窆之輝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興治本生父時問母王

氏誥命

朕纘承休緒大賚臣工旣錫類以弘仁復推恩而廣
孝所以明大生之本勵致主之忠國有典常宜不爾
靳爾生員贈徵仕郎工科給事中郭時問乃都察院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一二十五

右副都御史仍管太僕寺卿事郭興治之本生父學
有本原行堪儀表精窮象緯探微繼邵子之蹤聲著
臯比問字滿侯芭之履鎔金作范每矩折而規旋韞
玉含輝惟左圖而右史羨鴻磐之儀羽清風猶襲夫
里閭美燕翼之穀貽忠教克培乎梁棟根深則榦必
茂蓄極而發乃弘棫樸遺恩敷菑食報是用贈爾爲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烏臺疏爵爰循氣以
滋榮馬鬣貤恩卒尋源而溯本

明發有懷母之恩與父並劬勞致感子之慕乃天親

雖降尊素著於禮文而追報宜伸夫國典可無起義
以慰遐思爾贈孺人王氏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
管太僕寺卿事郭興治之本生母習深禮法性秉幽
閑躬勤儉以持家操肅雍而立範承尊有恪孝實本
於根心課子惟嚴道克遵夫善愛成考槃之高蹈惠
以能溫起瑣闥之英聲慈而有紀惟垂範素嫻於啟
迪故充閭績奏乎忠貞追維畫荻之勤可後疏綸之
典是用贈爾爲淑人松丘舊蔭明茲鸞誥之華栢府
新階快此龍章之賁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二十六

大理寺右評事莊憲祖父有儀母趙氏王氏勅

命

昔于稱高門傳著治譜則世業有由來矣是以彰式
穀也爾原任山東平度州同知莊有儀乃大理寺右
評事莊憲祖之父奮跡胄雍分猷州幕碑有甘棠之
祝里仰庚桑之居遺素卷於書香風清棘木紹青箱
於駒齒膏流園扉茲覃叙贈爾爲文林郎大理寺右
評事鯉庭崇褒槐陰增茂

鄭善果之持平資於母教則慈範卽刑書也可無渥

典以昭護德爾趙氏乃大理寺右評事莊憲祖之嫡母性鍾淳懿度秉柔貞聚順風著於采蘋如琴如瑟推愛恩逮於樛木若裏若毛清可佐廉慈能弼教是用贈爾爲孺人莫承鍾釜用慰栝椽

蓋聞驪淵毓彩丹穴鍾雛則用刑之彥自貽教已然矣國典必並霑焉爾王氏乃大理寺右評事莊憲祖之生母齊莊爲度婉嫕其姿乃鍾寢簟之詳用協徵蘭之吉於今棘寺執讞猶聞雋母芳規是用封爾爲太孺人綸自天申福如川至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一十七

大理寺右評事莊憲祖暨妻邢氏朱氏勅命

國家設廷尉評以察麗求中任綦重矣必祥刑之英乃光斯選爾大理寺右評事莊憲祖蜚聲丹陛展采棘曹而爾聽詳五辭庭有覆盆之照典稽八議心存解網之慈受事方新折獄惟允茲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自昔三緊十事望重廷評者此非而署斗山虛尚其紹休往哲懋勉新猷朕將耳目是寄焉禦窮之婦實稱元配而蘋佩不及偕臧能無伉儷之惻乎爾大理寺右評事莊憲祖妻邢氏柔嘉爲渠淑

慎著模緝緝承定省之歡筐筥相縹緗之業芳儀既
邈蕙問猶傳是用贈爾爲孺人榮芝簡於初命慰苕
華於九原

書嚴惟內詩美刑于則持丹之配卽弼教之規矣爾
大理寺右評事莊憲祖繼妻朱氏女德素嫻前徽嗣
美傲翱翔於振羽儉佐羔縣襄簡孚於持衡平著肺
石是用封爾爲孺人翟弗宣華衿鞶表度

山東兗州府通判劉佳禎暨妻余氏勅命

別駕分五馬之榮靖四封之警似以虎符重者是不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一二十八

然夫御暴所以安元元也別駕猶多所雜治役冗而
民遠非精心勵節何以祛壅而致之治乎爾山東兗
州府管理洳河兼馬政捕務通判劉佳禎早著文名
雅精吏治黃堂脫穎展驥馭於康莊皂蓋分符編隼
旃於陬隧劃然盤錯之解卓乎水蘖之操訊獄詳明
法網踰於爾域榷關峻潔心獨異乎臣門警絕綠林
歌騰青野薦牘稱優於半刺計書奏最於三年特授
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頃且擢爾一州有專城之寄
矣其任踰於別駕擬諸太守曾思其所以爲之者否

無亦周之六廉爾之一清足以盡之也尚竟厥操益
需朕命

朕聞郡守稱賢者猷分於別駕官方懋績者德贊於
中閨蓋倅之佐長婦之佐夫等爾疏榮從貴國有彝
章爾山東兗州府管理洳河兼馬政捕務通判劉佳
禎妻余氏內則無違令儀不怠結褵贈佩並德齊眉
居約而佐業下帷時勵鵬騫之志佐官而襄廉曳縞
殊多雞儆之功茲用封爾爲安人需一命以疏榮爲
五緘而示勸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二十九

刑部淞江清吏司員外郎息安妻宋氏誥命

夫任職之臣能盡心國事亦必其內助有人褒榮之
命所宜及之行在刑部淞江清吏司員外郎息安之
妻宋氏克相其夫今封爾爲宜人欽哉恩命庶克有
終

皇清勅命

行人司行人馬之駿父紹芳母邢氏伊氏勅命
資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錫類
之恩爾馬紹芳乃行人司行人如一級馬之駿之父

善積於家祥開厥後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裕堂構
之遺茲以覃恩贈爾爲文林郎行人司行人加一級
錫之勅命於戲殊榮必逮於所親寵命用光夫有子
承茲優渥永芘忠勤

奉職在公嘉教勞之有自推恩將母宜錫典之攸隆
爾行人司行人加一級馬之駛母邢氏壺範宜家夙
協承筐之媿母儀貽穀載昭畫荻之芳茲以覃恩贈
爾爲孺人於戲彰淑德於不瑕式榮象服膺寵命之
有赫永賁泉壚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三十

劬勞同於已出母氏鞠育之恩褒恤並於所生朝廷
旌揚之典爾行人司行人加一級馬之駛繼母伊氏
夙嫺壺範克嗣徽音相夫克敬以宜家教子能勤而
奉職茲以覃恩贈爾爲孺人於戲淑德藉絲綸增煥
芳模與翟芾齊輝寵渥載加泉原永慰

行人司行人馬之駛壻妻莊氏勅命

錫類推恩朝廷之大典分猷亮采臣子之常經爾行
人司行人加一級馬之駛持心克謹任事惟勤王事
咸賴以馳驅官方允昭於夙夜慶典或逢新綸用賁

茲以覃恩授爾爲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弘敷章服
之榮用勵靖其之誼欽茲寵命懋乃嘉猷

恪其奉職良臣既殫厥心貞順宜家淑女爰從其貴
爾行人司行人加一級馬之駛妻莊氏含章協德令
儀夙著於閨闈黽同心內治相成於夙夜茲以覃
恩封爾爲孺人於戲龍章載渙用褒敬戒之勤翟芾
欽承益勵柔嘉之則

勅

雲南按察司副使莊蒞民

雲南曲靖府當四川湖廣之交爲襟喉要害重地雖設有軍衛有司官員但民夷雜處不相統攝盜賊竊發卒難遙制是以道路多阻地方不寧今特命爾前去專一整飭曲靖尋甸馬龍木密霑益等處兵備其附近貴州普安四川地方並聽管攝常在本府住劄不時往來巡歷操練軍馬修濬城池問理詞訟禁革奸弊提督該管官軍民快把截關隘勦捕盜賊凡可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三十一

以安靖邊方惠利軍民者聽爾量宜處置事有應與各該守巡官員計議者會議停當而行仍聽本處鎮守巡撫官節制各該官員有怠惰貪酷不職者輕則量情懲治重則奏聞區處爾爲憲臣受茲委任尤須持廉秉公悉心幹濟務使軍民得所地方無虞斯爲稱職如或因循怠忽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慎之故勅

巡按南直隸監察御史馬允登

近該科臣建議南直隸地方遼遠提學官每歲考校塾難遍歷欲比照甘肅宣太等處事例分屬巡按衙

門兼理已經該部議覆今特命爾相應巡按事務兼提督南直隸廬鳳淮揚四府滁徐和三州等處學校爾宜遵照近日題准事理端軌儀崇經術公黜陟勤校閱母眩華而遺實母避怨以市恩務俾學術還淳士有實用以稱朝廷作新人才之至意爾其欽哉所有近議事宜條列於後其慎行之勿忽故諭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霍維華

朕惟我祖宗設立京營訓練軍士居常則嚴捍衛遇警則聽征調所以居重而馭輕也其後屢次損益尚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三十三

多釁隙皇祖世宗皇帝深惟久遠特新戎政乃悉祛宿弊革出諸軍舊哨司掖易三千營爲神樞并舊五軍神機爲三大營設大將一人各營設副將及叅將遊擊佐擊練勇等官分領兵馬操練悉聽大將節制仍以文臣一員協理法制至精至備但慮不得其人朕茲遵奉皇祖之制特命爾協理京營戎政與同總督勲臣督率副將叅遊佐擊練勇等官各照後開營伍所部兵馬分投操演較閱勤惰嚴飭賞罰各營管操把總等官有缺具奏會同兵部選用各領兵官如

有科擾役占影射雇替買放班軍私占馬匹撥與人
騎坐等弊聽爾等叅奏拏問悉照律例治罪降罰其
班軍雖設有叅將管領爾仍一體查理提調爾受茲
重寄宜體朕詰戎揚武至意勉竭忠猷協心整理務
俾營伍充實武藝精強馬壯器利內足以固衛京師
外足以懾服奸宄斯稱委任如或因循廢弛致誤軍
機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諭

表

進百將傳表

張預

臣嘗讀杜牧註孫子序至其所謂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圜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九不能出於盤也臣始謂其言非至論及觀歷代史書上下千餘載間將兵者所以成所以敗莫不與武之書相符契由是乃以牧之言爲信然臣因擇古之所謂良將者得百人以其傳集成一書分爲十卷以太公爲首而其次者以年代題白百將傳凡史辭泛漫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三十五

而不切於兵者一刪去之或非兵畧而可以資人之智慮者間亦存焉先以孫子兵法題其後次以行事合之叅校其得失學者觀此不獨簡而易習明而易曉抑亦知孫子之書不爲空言而古之賢將所以成功者豈無法哉臣編此書數年而後成雖不足以補陛下教育武士之道然臣惓惓之誠勤亦至矣臣謹昧死上進

衡州監倉謝表

劉摯

議令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觀過荷至聖之有容

貸其餘生處以善地伏念臣夙稟艱拙幸遭聖明學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趨時而適變希名途以旅進濫文館之末流和鉛何功索米逾歲間乘人乏偶攝掾於中堂旋誤主知使備員於憲府仍職書林之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方陛下繼承於五聖而國朝平治者百年力勤肯穫之田大解不調之瑟蒐拔羣材而審以器使治化百度而曠然日新臣於此時職在言路誓殫忠義敢避勢權寧以孤睽訐切拂衆危身不忍從容唱和負恩而速進狂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三十六

愚自信裨益無方故宿宦之日幾何而瞽言之罪非一至如均民而弛役因之率戶而出泉雖慮始樂成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輒條十害冀補萬分議臣見譏以爲敗謀而亂化清衷獨見知其有責而盡言不詢以誅止容其去褫臺閣之二職置瀟湘之一涯有祿食使之存亡有職事可以報效銜恩戴幸揣分增憂陛下察臣孤忠存國大體不借馭一夫之法庶幾留衆正之門謹當上體恩仁期於必報下堅節義死而不渝

謝昭雪表

劉 跂

投畀讒人已悟告官之妄蠲除詔令更申論坐之寃歿而有知死且不朽竊以前世論事下敢告之章法家原情著反坐之律未聞私書謬悠之謗可致公朝殄滅之刑繫被無良邁爲不令因黨友之尺牘形間巷之有辭引鷹揚尚父之言誦高貴鄉公之語靡慚一噉鄙惟幸詆誣旣內慊於不根又陰虞於後患禱其付火固絕意於上聞託以屏人復何施於參驗不攻自破欲蓋而彰巧誰調其如簧市共知於無虎雖毀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三十七

者挾怨必以惡聲而小人乘危遂爲奇貨密騰舊扎歷遺衆仇險不啻於山川食無餘於犬彘逮從吏訊幾誤國章意所株連人以股栗浩有漂山之勢岌如累卵之危賴先帝照矚之明察權臣吞噬之患特迁清問少緩嚴科然而先臣諸孤終以屏廢闔門百口益復幽囚禦瘴癘者十喪隸臣妾者三歲無罪且至於如此大戮亦何以復加會上聖之龍飛破羣疑而水釋譴累所逮訴告必申悼前日之禍機嗟何可及掛有司之罪籍名或未除用再瀝於肺肝敢上塵於

旒宸理無難者宜靡悼於改爲事已灼然遂悉從於
釐正陛下乾行以健離麗而明體大舜望讒之方廣
有唐辨謗之路孤忠素節事有白於九原弱子勿孫
誓各堅於一死微生何算洪造難酬

疏

諫風俗五異疏

高允

臣聞前朝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塋送之
日歌謠鼓舞殺牲燒香一切禁絕雖條旨久頒而不
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三十八

陵遲一至如此詩曰爾之教矣人思效矣人君舉動
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熄火娶婦之家三
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
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
門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聘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
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
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宮掖作合宗王遂爲
妃嬪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婚娶多出宮掖令
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

死然塋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塋於
林農不易畝舜崩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
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
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塋費損巨億一旦焚
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必欲禁下之必止此三
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
之禮今塋之人直求貌類者事之知父母宴好如夫
妻損風教而亂情理莫此爲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
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二十九

之至乃爵盈而不飲穀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
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曉罔
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汗辱規戒朝廷積習以爲美而
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
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
不聞見禮教矣

奏請給假終喪疏

郭與治

行人司行人郭與治謹題爲本生母歿乞賜給假終
喪以盡子情萬一事臣聞之聖土制禮總不越乎人

心禮有定制而心亦克盡者固有可常可久之大典
心本無窮而禮不克盡者寧無必通必變之微權故
聖王以孝慈持世必不鬱人無已之至情臣子以忠
孝盟心又豈忍自鬱其至情哉此臣所以不避斧鉞
之誅而披瀝於君父之前也臣自芻出繼於叔父爲
子不幸命運孤苦甫數年之中生父嗣父相繼淪亡
方登仕籍而嗣母又溘先朝露自少至壯洊遭患難
沈憂之餘髮皆寸白然猶幸踰七望八之生母煢煢
相依也忽於本月十六日家報至以思臣成病故矣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四十

傷哉臣聞之不覺神魂俱喪五內崩裂而血淚之橫
流也自臣備員使署畏簡書而不敢寧居效馳驅而
不遑將母雖人臣以身許國義無反顧而桑榆暮景
之老親其所以望天涯而目斷倚閭門而魂越者蓋
已三年於茲矣今春臣勉離膝下復命闕庭意謂僥
倖一差可以事竣省親豈意絕裾而出杖麻而歸哉
憶臣出門之時母猶屬臣日早去早回吾爲汝勉強
加飯豈虞暫離之日遂爲長別之日暫訣之語遂爲
永訣之語想呻吟牀篔之間彌留欲絕之際其所以

思臣望臣者不知苦楚萬狀酸辛萬狀而臣竟不知也臣尚得爲人哉手中針線尚在遊子之衣眼底白雲已散慈親之舍今臣卽鐵石爲心而不能不百碎也况乎饘粥不得親奉藥餌不得親嘗殮不知何衣含不知何物此皆尋常人子之所得盡者而臣皆不得也慟哉臣此生此世永爲啣恨之人卽地老天荒臣此恨不磨矣查禮有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此禮創說自漢儒或別有見然臣一腔苦痛百倍尋常若拘一時之定制不得終三年之喪臣願卽填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四十一

溝壑不能強視息於人間也伏乞聖明憐臣一點苦心萬種辛荼乞勅下該部容臣給長假終三年服制庶臣烏鳥私情有所得伸異日苦塊餘生得以還荅聖朝卽粉身碎骨不惜矣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議考選改授疏

莊憲祖

戶科右
給事中

題爲臺省缺員甚多伏乞 勅部速開已薦者之履歷舉主以仰副 明旨事竊惟科道乃 朝廷耳目之官繩愆糾繆察吏安民皆其職也前朝考選改授沿革不一大要以內而中行評博外而推知俸滿行

取者爲折衷蓋以其採風問俗與蒞政親民曉然於天下之故而後能勝四目四聰之寄也夫以郎署而坐缺題授則謂之改以行取而公同訪試則謂之考如前之改選部屬直可謂之考不可謂之改也頃因臺班乏員 皇上允憲臣之請 勅吏部詳開在外已薦之履歷舉主呈進 御覽仍 諭滿漢兼用改選不必再行甚愛惜人才其難其慎之心也臣按已薦之推知有在外者亦有在內者外者則薦而未陞陞而未任之官是也內者則已薦見任部屬之

臺省而僕僕於四五年之風塵簿書哉因論考選而
並及之謹題請 旨

記

重修縣記

王

瓚 禮部侍郎
永嘉人

东光爲渤海各邑其屬景州則自唐元始國朝因之
今河間爲畿輔鉅郡而邑視昔加重矣縣治學校旣
久頽敝上漏旁穿雨淋風駛蒞事之所洄撐欹障闕
氏失瞻崇而士無所與居繼更數令屢嘗病之而莫
能有所更爲也弘治己未長安師君得中來知縣事
約已裕民力舉政務越三年化大以治遂圖興修然
不取於官不歛於民故不敢迫遽以易而勞心設法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四十四

預措漸辦凡材木榑瓦工匠之需旣備而後肇工且
曰學校爲風化本源不可後也爲禮殿爲賢廡爲宰
牲所爲神庫神厨爲明倫堂爲後庭爲雨齋爲饌舍
爲號房爲庖湔室爲更衣室皆以次而成焉又後二
年迺及縣治初爲前門而垣之中啟洞門構譙樓於
其上設鐘鼓以報晨昏之候次爲儀門旁爲角門爲
廳治堂拓其舊而崇廣之堂之側爲庫室堂之後爲
退思之所西爲典史廳東爲鑾駕庫六房吏舍俾皆
有恒居而撫巡察院府州公廨以至倉廩舖舍演武

場之屬亦以次成焉學之南若干步初建三賢堂以祀唐袁貞烈恕已宋劉忠肅公摯及撰百將傳張公預樹爲定規春秋率修祀事蓋迄於甲子九月始獲訖工歲時之後先屋楹之多寡位置之向方以多不能悉焉嗚呼盛矣士民欣快頓改舊觀夫州縣之政類以簿書期會之爲能送迎奔走之爲恭內以實囊篋外以規升進而視縣治學校之頽敝若不涉於己者間有欲出力葺之而潔已不至又畏緣興役而來外議是果實有志於化理者哉師君秉廉蹈慎處官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四十五

如家始終一致下上信之故能變積久之習以爲是邑化理悠遠之計而民不知病焉可謂難矣父老劉英高五輩俱泯君之勞也來請予文石之庶後來者有警而承焉君名禮由鄉貢進士爲文學初陞清源今改東光二子臯夔並登進士第人以爲循良之報而君官譽方隆也相是役者縣丞東嘉李琳典史穆亭馬軌其成之明年乙丑三月十有五曰爲之記

重修文廟記

劉儼

大學士

東光畿甸近地也邑有夫子廟卑隘弗稱且傾頽特

甚正統七年秋監察御史程公以提學事至顧瞻而嘆曰是豈所以欽聖靈哉我之責也乃謀諸邑與學之僚寀曰今欲不官費民勞而就是役其計焉出僉曰邑有鉅姓郭伯通氏克家子友諒富而好禮嘗捐粟濟饑蒙恩旌爲義民以是委之當爲之不辭越明日遣人詣其廬而喻焉友諒卽欣然赴命無難而其弟友才友德友敬子曰允曰坦尤協贊之迺捐已資市真材鳩良工撤其舊而新之覆以甃瓦甃以彝甓飭以丹堊越數月而落成焉未幾監察御史丁公過

而竒之曰所未備者聖賢像耳吾之作興固不如程公而亦豈無崇儒重義若郭友諒者乎於是邑民馬仲昇高伯通趙子恭庠生李學王春聞之復欣然出以應命逾月先聖四配十哲之像備焉望諸外則宮闕金碧之輝爛如也謁於內則黼黻圭璋之儀儼如也真不啻親覩聖賢於闕里低回而不能去明年程公書其事首末來請予記予惟聖人之道如天然由之者惟見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各安其倫邦國廟朝鄉黨家庭之各致其理有不知爲之者非

若浮屠老子之可以禍福動人故能使人創其廬飾其像以徼福祥今聖人以如天之道而能使友諒輩捐重貲勞大費出於中心之誠乃若此是又見聖人天地之化不期動於人而誠之至者自不能不動也況任風紀有如程丁二公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者乎是故宜是役之有成也程公名富字好禮寧國涇縣人丁公名清字本澄浙之歸安人時贊其謀者知縣錢鐸縣丞蒲清典史華昱相其成者教諭武茂訓導尹旻耿純蓋多出於科目學校故於治知所先務云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四十七

重修文廟記

王元爽

尚寶卿
邑人

吾邑學宮建於太祖高皇帝之四年維時草昧甫闢締造維艱而廟貌宮墻卑隘弗稱厥後督學使者兩擴而兩大之載在邑志可考也嗣是令茲土者敝而葺葺而復敝者數數歲時侵久不勝殫稽獨是頻年以來摧於風雨日就傾圯亦且那移開濬漸易舊制興賢育才之地疎於修繕而壞於紛更者非一日也邑侯弘農楊公以青縣令移宰吾邑蒞學之日目擊頽壞慨然就多士而言曰學校儲才之地治化之原

也惟予辱茲邑長實躬政教學頽教湮厥咎在予舍是弗_三區區簿書期會奚爲也於是銳意更始首捐俸金十鍰諏吉興事自是廣文簿尉闔邑縉紳以及多士各各輸貲恐後而瓦礫材木畢集泮林且出納有稽興作有程丹其樓閣築其垣墻培其灘損導其水勢塞其漏洩填面前之鑿濬開門內之泮池厥工繁浩次第就襄閱數月而圯者植卑者崇壅者疏坎者平操縵鼓篋之區一切煥然更新不獨多士欣欣色喜卽閭巷氓庶亦且仰而生闕宮之頌曰新廟作

而萬民若侯之謂矣夫以數年曠事而舉以一朝且財不費而民不擾宏才遠識見義勇爲侯其賢乎侯以治行之高榮擢京兆司理行矣多士去後之思固未艾也迺嗣東魯王侯又以靜海令移宰吾邑下車數月惠政多端而虛懷好士尤其天性仁風扇布桃李之受嘯者盡公門也加意學官一如楊侯而前美藉以彰焉告竣之日以言屬余爲記余亦何所關說亦惟樂觀盛事聊敷俚語爲記歲月云耳是役也經始於癸亥六月朔日落成於甲子三月二十日學諭

張先生司訓谷先生李先生營度其間日夕罔懈而
又分命青衿之長孫生繩武解生經旨等以董其事
則協贊之功亦居多也抑余又有說焉語云地靈人
傑理誠有之余獨謂人傑則地靈也稽古成周盛時
菁莪敷化而英賢輩出襄文治定武功後先輝映卓
越千秋而園橋重地若增其靈目今兩侯接踵振起
斯文而三先生相與共肩厥事日有講月有課論文
校藝寒燠弗輟多士生當斯時如積金受鑄於宗匠
璞玉磨礪於良工而爲瑚爲璉孰非明堂重器則夫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四十九

秋桂聯芳春雷鼓浪將綿綿接續有不可勝記者余
固願其以學宮育人文而尤願其以人文光學宮也
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賢侯之明德遠哉楊侯諱
應震陝西癸卯科鄉進士華州華陰人王侯諱良相
山東己酉科鄉進士濟南府濟陽人先是谷先生擢
高邑諭而後之者爲清豐王先生其來也暮未與興
作而端方樂易表帥多士裕如也例得並書

重修文廟記

戴明說

戶部尚書
滄州人

郡縣皆有學由來尚矣世之盛也多禮樂中和之儒

及其衰而忠孝廉節之事不絕於史冊非其陶泳於
聖教者深歟自末學紛拏相沿日失神明國士多被
熱滿謂食色名利外人生別無事業域進域退暖暖
姝姝視書冊禮器爲悅蟻卷婁而滿苟得之徒居然
自類宮來良足搯擊間有齒冷者不隨襲啞爲綠外
則芻狗薄迦而中假爲託宿陽則譏髀苦縣而陰飶
其叢殘始猶電掣霆摧繼乃烟啼雨嘯方且羸糧揭
竿與之灑濯方且踉位聞跽與之警效方且屠龍削
鐻與之作目方且牒餌爨水與之伏火方且甘寢秉

羽與之消閒則見破者未破此矣以是皋比噬膚白
惟土苴而禮樂之宮鞠爲茂草所在都有其終不可
易者草孝其根肢忠其首目之所遇心之所觸能無
歎欽而頌洞耶今知觀津縣事策庵王公諱九鼎三
秦名宿師古好學下車後卽以修理興學爲務前邪
後許不作魯遽鼎水瑟弦想廣文宋君諱可繼克勤
厥事凡薦紳鄉先生及邑弟子員踴躍捐貲以後爲
羞於是廢者合之缺者補之風雨鳥鼠剝蝕者堊之
丹之落成之日越百里屬余爲記壽諸石余因嘆曰

公之認認然惟恐不及者皆今日有司所絕不暇計者也世輕公之所重公重世之所輕孰得孰失必有能辨者余安敢以不文辭甚矣龍雷倨堂不張皆備南榮遂忘其問溫雪不可容聲指薪不得爲此薪而彼薪傳火不得謂彼火非此火敢云風吹蝶語以覺鯤鵬之夢哉異日者人文蔚起上者達次者立盛德大業皆出其中而龐眉壽耆之老戴縱垂纓之彥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周覽學舍誦公懿媿相與社而稷之尸而祝之教思無斁何異畏壘庚桑乎蓬萊清淺斯石宛在余亦有榮施焉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五十一

文昌閣記

邑令余良弼

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中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蓋主文衡云且聚精揚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邑舊有胡蘇臺在儒學之東南東南巽地也堪輿家爲青龍曰龍首弗驤鶉尾不振而若之何其奮鱗羽而薄霄漢爲於是築之益高巋然崇聳建閣於上中祀梓潼神位八窓玲瓏丹堊交賁登憑四眺嵐浮翠積錦出綉沒城郭

隱見於杳靄之中樓觀參差於蒼茫之外縈青繚白
灑然若身軼於埃溘之表而塵慮盡祛也是閣也羽
翼清廟標表聖宮仰觀俯察而一邑之風氣以完其
有補於人文豈淺鮮哉說者曰人以風氣鑄地靈則
人傑蓋言人文不鬱積則不勃發而靈秀所鍾必有
名世應期而生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此人以地傑者
也若含英咀華出爲世用功業文章勒於鼎彝至使
天下後世邈其所自生而山靈且爲之增價又安可
不謂風氣以人鑄而人傑則地靈乎自閣之創也則

風氣之停毓固足以胚胎人文而人文之豹變益足
以增重此閣則靈者愈靈傑者愈傑斯可謂文明之
象矣予分符來卽目覩其成而庠生鄭民念以予歲
給油炭資立石徵文爲記予以謏陋且無能化蜀如
文翁蓋心愧不能屬筆者三年於此矣無已請以文
之義申告多士可乎今制三歲大比士士以文進而
上之所取亦在文是文非一人進退所係實一邑之
氣運盛衰所關也然文不在竒要之實用詞不在工
要之實體今之樹頤頰決喉吻者揮懸椎之指而竟

側理之業寧無盛粉澤而掩質素繪面目而失神情
吾未論其巨經細緯中宮諧商以與中原之文角長
疵短卽異時施之用吾未見其盡合也詩不云乎如
琢如磨夫以實則璞而已矣何所事琢磨爲琢磨者
將以發其文彩而貴其用也爾多士之才猶璞也其
所以溢其神彩色澤而預實用者是在今日矣況神
之所校壹稟於文雅者陟浮者黜又爽然而不可易
神以靈武著往代而忠孝實先之有羞於神神弗爾
相其懋哉勿自盪是文又不在立言立功而在立德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五十三

矣爾多士他日以文名科第藉藉爲國家稱得人自
此始顧不盛歟是役也經始於萬歷己亥春三月迄
工於是歲冬十月而割俸鳩工則前令周君一龍首
事則庠生劉芳潤且綜理始終捐貲補不足其勞尤
可尚也嗟嗟後之人繼是而葺飾之則風氣人文可
並託不朽矣是爲記

鄉賢祠記

李

時翰林侍
讀郡人

予讀史見唐南陽郡王袁公恕已宋觀文殿學士劉
公莘老俱出東光乃作而嘆曰東光吾郡屬邑也二

賢產焉今去其世幾百年矣其遺墟故里尚復有存者乎東光之人有能表而祀於其鄉者乎未幾吏部員外郎廖君廷陳謂予曰袁劉二公備載邑志誌遺復有張預公立者三賢敝邑之望也紀謀於邑令師君禮祠而祀之矣君其記之予聞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亦惟共履道秉德建功樹業或貞節足以定難或忠直足以匡國或著述足以垂遠三者有一皆可以重當時名俊世恕已仕唐值武氏亂偕張柬之輩提衛兵誅嬖臣撥亂反正宮禁肅清唐之宗社

賴以不墜者公之功也將作少監楊務廉以營構進公請斥之以昭德無何罷政事流環州爲奸黨周利貞所逼飲野葛數升不死竟死之至今讀其事毛髮竦然而公實安焉非其貞烈有得於天性者然耶莘老舉進士甲科爲御史力詆王安石抗疏辨新法之非劾蔡確論章惇修嚴憲條百僚敬憚史稱其通達明銳觸機卽發不爲利誘威怵勇於去惡朋邪竒中連斥不悔爲公之難夫行業修諸已而禍福委諸天此君子之恒未足以見公之難也惟公再貶蘄州行

且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如天下何不計一身之利害而計天下之休戚斯足以見公之難矣竟卒貶所宋事如公言尤足以見公之明也公立不見史傳世代莫能詳觀其擇歷代良將編集成帙以武子兵法斷其後讀其書可知其人而況有裨於後也其事業雖未足媲美二公要之亦一鄉之望是可以不祀乎孟軻氏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夫三賢之風聞者猶足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五十五

興起況至於其鄉而拜於其堂乎又況生於其鄉而得於厭飫者乎表先哲於既往啓後進之方來其斯堂之建矣後之君子尚其因此而可以知廖君矣

徐公生祠記

王嘉言

尚寶司
卿邑人

萬曆甲午冬十二月邑令徐公以治行高第召入京將選爲給事御史去之日吾邑大小尊畢相送數十里夾輿哭曰奈何奪我父母而頓失我怙恃公亦不忍舍而泣弗醴也於是縉紳耆老還而胥與謀日公之北行也吾不能挽留而致共勿去又不能延佇而

冀其復來足不能追隨而伸常侍於左右意又不能割絕而俾不係於朝夕然則慰仰止之懷愜景行之願使我公雖遠而常近吾人雖失而常得者其在生祠乎其在生祠乎迺報學諭張先生先生欣然稱善而司訓李先生邑簿尉張君王君又咸吏之各捐金爲倡首於是壽官李榮進言曰維河神祠之西南數武榮之別宅在焉後通市而前瞰大河吾父母往來經行之地也可以祠矣僉曰唯唯子義人也能捐地而儒士高守正復以兩櫬輸焉自是白金緡錢九甄

灰石鉅細之材新陳之庾粟源源滾滾若水赴而市轅也卽以李高二人董其役日吉時良衆工齊事爲堂三楹凡梁栴柱礎藩級門櫺靡不整嚴堅好興於乙未春仲至季夏工竣然未有祠碑太學劉生思問毅然捐十餘金伐貞珉以之不佞紀其事余曰蓋聞有非常功德必得名公卿邃學而雄於辭者綴而焯之庶兩相當而嘉言非其人也不敢僉曰求真切則聞不若見矣子其母辭不佞於是拜手操觚謹以我公起家來邑五六年間所以劬躬焦心惠愛士

民諸凡狀一一形之於詩而鑱之石其辭曰

汝水澗澗靈秀鬱積是生名賢卓然岐嶷公性凝重
雖韜其光及敷文辭烏奕輩行麟經發跡遂魁中省
再試禮闈乃脫囊穎雙鳧高搏入我敝邑舉舉清標
堂堂玉質其地雖高而氣不盈動容吐辭蹈規履繩
徵輸有經歲爲四限無事苛催其稅立辦讞決尤脊
於死求生氓用不寃囹圄頓清暇延衿髦考訊經菽
以進其業以振其志伊昔倭變近我神都公募拳勇
兼閱陣圖乃校弓矢乃肆械器非以擾民不敢忘備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五十七

矯矯我公允文允武何以似之周之吉甫民不知吏
吏不詣鄉孝友力農以恬以康水貯玉壺瑩焉皦潔
守若處女六年一節我公於民若保赤子民視我公
君子樂只勿剪勿伐召伯甘棠形於聲詩萬年敷芳
我邑於公祠之肖之歲時伏膺祀以報之世雖遼邈
去思則一誰謂古今人不相及惠文峩峩繡衣燁燁
鵠立殿廷姦邪震懾所願我公爲夔爲龍欽乃四鄰
永奠家邦

附徐公生祠詩

朱之蕃壯元

碩人樹鴻烈爲邑乃托始入井不知危衽席置赤子
賦額蠲無期戒令廸里耳雞犬吏夜驚追呼無寸紙
箠楚何不得空囹志勿喜尺階借俊造文風賴振起
政成璽書褒拜命綉斧使膚功奏澄清去後思無已
崇祠河之滸千秋供畏壘扳轅愴叟童紀實藉良史
伏臘歲一週椒蘭奉明水嗣響蘄勉旃長謠追盛美

重修關王廟記

錢

翰林修撰
華亭人

義勇武安王關公雲長廟祀徧天下精靈塞宇宙聲
烈昭簡冊端人正士義其忠武夫勁卒壯其勇田峻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五十八

村嫗懾其神弔古感寓之徒又悼惜其功之垂成而
敗而思以報其讐以洩其不平若是者千二百年於
茲矣而其心術之微學問之素非偶遭暫勉之可剽
得其勲業之大與漢室相終始有補於名教之隱嫌
則世莫得而知也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赴
以王之力提一旅之衆以自爲呂布之爲不爾則邀
遊袁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迺遙擇以從事於
涿可謂有見矣昭烈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
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於搽非降

則死而王宛轉曲從斬一敵以塞望而全其身以歸
故主搯不得而留焉是豈疆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
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於學問亦自有不可
誣者且方荆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羈旅中人
莫敢侮而獲信大義於天下者徒以王爲之虎臣耳
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入定關之功豈蕭曹
下哉及王既死而荊州搆釁漢竟以亾嗚呼王之係
於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賊有白之者而權之賊未
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權之當擯

及權賊附操而後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
世之公議然操尚知畱王以傾權而權不能存王以
支曹非惟智不曹若而得罪於漢室亦大矣是權之
爲賊自王白之也曹能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
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且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
非其所能擾也其去荀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
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於王豈理也哉剛明正大之
氣人人同得以爲人者雖或屈抑於一時而終當感
發悼痛積之久而不可自己然後吾心之神若有

見焉而神亦若有所啟焉此廟祀所由設也非惟王之氣不散而別有所謂神者行於天也東光之廟創於宣德間迄今凡再修者邑宦海寧縣丞羅君清予故人也仰王之忠烈廼立石屬予爲碑詞以昭於後世且東光與涿郡南北並列爲赤縣廟於東光爲尤宜而王之死節臨殂爲楚地故於碑之末復爲些辭以遺邑人伸歌以祀其辭曰

虬鬚龍翔鳳沼吳些 上帝既命我版圖些

王兮歸來勿吞屠些 刮創含笑力拔許些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六十

上帝既命我疆圉些 王兮歸來勿超距些

王兮歸來勿之荆些 赤壁煙消江水平些

王兮歸來勿之益些 陳石纍纍駢以積些

豈不遐思西出太行些 誓殉國讐奚有故鄉些

豈不遐思東入洛陽些 虺蛇窟室蛟龍遁藏些

桑陰芑隣童童如車些 羽葆亭亭芟駐乘輿些

王兮歸來帝情所於些 湯沐有邑滂沛郊墟些

籩有核兮盤有魚些 疇薦黍兮園摘蔬些

夢回夢醒兮什樊猪些 鞭風霆兮下太虛些

遨遊八表兮反厥初些 福簡簡兮民歡啜些
壽皇圖兮護儲胥些

創建東嶽廟記

廖 紀

吏部尚書邑人

環城皆平壤也相其地之可田可宮者惟城東爲最自東門出有周行以界左右面左焉者視右爲尤最驗之於稼藝茂而獲蕃凡鄰之者無與比蓋氣之所鍾而然匪獨能茂而蕃之也地主王君用和默竒其地乃謀諸道人杜鳳汪茂日城南與城北皆有壇以祀獨城東吾地膏腴而無所建何以承地靈而佑茲境願施之以建東嶽可乎鳳聞之忻然諾而相之經始於弘治庚申春明年夏告成將刻事以傳而請予碑之予時讀禮於家固辭弗暇鳳糾予姻戚義官李檀鄉耆白琰姜澤輩復請義叵辭惟天下名山莫尊於四嶽東嶽則又其尊者也巍巍巖巖上摩青霄下壓后土魯邦之所瞻也天下之所仰也造化神秀之所鍾也則其靈異尊大實非他嶽比是以古昔帝王奄有萬方舉巡狩之典徧羣神之祀則必先於此蓋以東爲四方之始岱爲四嶽之宗禮不得不先之也

故書稱舜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詩頌武王陟其高山墮山喬嶽良有以也聖人著之於經垂訓萬世君天下者之祀典昭昭矣夫何世儒之陋不深考其義乃反倡爲封禪之說謂禹封泰山而禪會稽成王封泰山而禪社首秦始皇封泰山而禪梁甫上以蠱惑其君下以荼毒其民遠以貽禍於萬世其背侮聖經得罪名教非小小也當時不獨庸君暗王舉聞而信之雖雄才大略如漢武帝者甘心事之而不以爲謬下至唐宋英君誼辟間有慕效而

行之者至今史冊備書亦以示譏貶良可嗤也千載而下之君求其真知封禪之謬者惟唐之太宗宋之太祖及我朝太祖太宗數君而已觀我祖宗之祭山川親製誥詞某海止日某海之神某嶽止日某嶽之神一去乎前代之封號則其睿識剛斷高出百王又豈唐太宗宋太祖之可企及哉聖聖相承垂百六十餘年封禪無聞而禮獨加優故內而京畿外而郡邑多立廟宇儼像以祀而他嶽不與焉則其尊奉崇重之意可知已東光爲畿內赤縣封隣東魯南北相望

故廟於東光視他郡縣爲尤宜夫以尤宜之縣而又
建於氣鍾之地則其神之眷顧而靈應蓋必有所主
之者矣故計始建及今已三載隣邑豐凶相半而吾
境連登是雖有數存乎其間而嶽神默相之力亦豈
可誣哉故於碑末復爲詞以遺後人俾歌以祀云

瞻彼撫原城之東兮 驗之於稼茂且豐兮

匪直人也氣攸鍾兮 其建維何嶽廟穹兮

祀禮爲先古今通兮 稽之舜典有周同兮

洋洋聖訓難磨礪兮 何彼諛佞妄禪封兮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六十三

君心蠹惑民疲癯兮 遺禍至今疇絕踪兮

遠邁萬古聖祖聰兮 一洗百代妄謚空兮

封禪不事加禮崇兮 自都達郊宇幷幪兮

諸視茲土爲宜宮兮 東鄰泰嶽神攸馮兮

龍馭繽紛來冲冲兮 是享是宜無怨恫兮

粒我蒸民年屢登兮 固我皇圖無終窮兮

重修眞武廟記

王嘉言 尚寶司卿邑人

縣治迤西三里許爲衛河踰河而西稍北轉不數十
武市井之尾爲眞武廟鎮民沈洪等肇建於弘治八

年至正德初李林病其陋廼廓大之殿爲三楹益以
鍾樓外爲山門周垣繚之綠舊像而增飭燦如也冢
宰僖靖廖公紀其事於石自後風雨剝蝕殿宇頽圯
好事者輒修葺之萬曆十餘年來剝蝕頽圯益又甚
焉朱氏邦賢徘徊咄嗟立會蓄貲不給則募緣以佐
久而益饒乃撤舊更新於是爲板爲櫪爲砌爲礎靡
不整理堅好丹堊輝熠神像威嚴頓易舊觀矣復采
堅石礱磨旣竣乃以茂才朱永福爲之介紹而徵言
於予且謂乘此春和將設壇場修醮事合眾而大賽

焉期以三月三日豎石願一言紀之余謂天下事有
可以理推者據理而譚惟理是信若見以爲正亦有
不可以理詰者瑰竒靈異突然顯現必據理而排敖
然弗信則見以爲固儒者日元武之名見於禮經再
見於太史氏之天官書然禮言行軍之法天官書言
北元之宿已爾惡睹所謂神也易之爲真以爲神而
祠祀之始於趙宋加帝號起於勝國況謂其爲淨樂
國太子爲玉虛師相修道於武當山茲蓋道家者流
傳會其說何理也故不可信於乎是則然矣不觀成

祖事乎靖難兵起見空中隱隱甲兵其帥披髮仗劍
應之及正大統廼建金殿於太和山顛以答靈貺又
學士宋濂會有石記其事甚奇東吳王世貞亦著有
賦與詩若記其文甚壯然則謂爲非神者何也故曰
固也余謂披髮按劍躡龜履蛇所以露其形駕馭風
雲鞭叱雷電所以彰其威毆被蟹沴翊護邦家所以
昭其德然則奔走士女營建宮觀使人心肅然景仰
翕然崇奉而享其大報者非偶也是宜揭之貞珉用
彰神德永示無極其詞曰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六十五

於惟帝兮位北方壬癸兮水德王駕鐵驪兮黻輅載
烏旗兮黑裳變現兮烜赫布德兮有常帝居兮潭潭
傍洪河兮湯湯繫牲兮貞石歇休兮頌章野老兮村
童伏臍兮彷徨雜肴兮蘭藉手斲兮椒漿撞鐘兮伐
鼓跪拜兮肅將祈豐年兮驅氛佑黎庶兮保邦

重修城隍廟記

郭興治

太僕寺正
卿邑人

凡郡邑皆有典祀然往往止有事壇壝而廟貌崇嚴
獨吾先師仲尼與城隍之神然有司春秋釋菜凡俎
豆牲醴皆設於廟中城隍則惟水旱之禱朔望之謁

於廟祭則從於壇然於以妥神起敬則廟貌亦不可不嚴也東光之廟與邑俱始逮今歲月既遠風雨剝蝕蔓草秋棲於斷垣鴝鷓夜留於欹棟無論神恫民且玩矣邑廢之當興此亦其急者也但以歲之不易又軍興旁午有司悉索敝賦猶捉襟露肘寧復有餘力以及於此乎余族侄壽官郭統家儒官垂家暨孫庠生郭儒附監佐父子兄弟慨然同心鳩材木庀人工具畚插儲廩餼互相督察會無幾時煥然一新正殿正寢兩廡前廳俱金碧輝煌且弘廣深邃人者肅

然靈氣森森又蠲腴田四十畝以爲廟祀之資而香火鐘鼓無不畢備矣又移建土地祠於廟右以併威嚴是役也約費二千餘金乃皆出自中心非有所勸勉而爲之夫神廟食茲土二百餘年乃其創建之已久至今日始重修焉意者凡物之廢興皆有數焉存乎其間卽神力亦有不能爲之者乎屬此三空四盡之時有能不恡數千金以舉此大工其義不可嘉乎且父子兄弟同心好義其事不可風乎皆不可不記也於是乎記

重修二郎廟記

莊鵬舉

進士
邑人

邑城之西去城不及百步有重岡秀出自北而南斷而復續者幾千尺其最高處乃當其南北之中其右有虹汜河世傳以爲三代之遺跡而今隱隱其廢久矣邑民李氏實有其地李之先有名政者以好義聞于鄉平生樂施喜濟困窮至于建祠宇修齋醮尤所願爲凡邑之廟碑多揭其名今其存者可考焉政以今上之十三年卽前地以建清源妙道眞君之祠爲堂三楹中塑眞君之象而居之左右各繪其平生之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六十七

蹟丹碧相發使見者儼然知眞君之功著于當世而流爲後人之欽仰用意蓋已厚矣公亡二十餘年其姪義孫登先思所建者漸以圯頽又孤懸一堂凡來茲登臨者殊無栖所非以弘先人之志以答四方之瞻望也乃就前地捐貲覓工卽堂之前更爲榱提左右爲屋各一楹以備賓燕其祠之後爲三楹中藏神佛之像延僧人圓江於內使之膏火薰香于堂而僧亦日夜誦經幽寂自怡雅稱事焉邑之男女每當眞君之誕辰輒相率來拜廷下禮畢咸飲食坐語良久

而去共俗舊矣惟古之制爲祠宇也非天地日月山川之神則先民之禦災捍難有惠於曩時而餘澤流於今日者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若眞君不知何許人世傳其生而神異司西方白帝之權常帶劍入江濤以擊蛟龍今雖未可卽以爲然而千百世之後能使人之敬禮如此則當日所建立者蓋可知也予歲時携同志者二三人如劉子宗仁林子時化往觀其上其僧同好道者王儒出而與俱入而延坐講說法懺至於不倦恍然若遊聞苑之宮而塵世皆空蓋已適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六十八

矣因知天下之名山必多神祠佛殿而高僧貴客亦往往遊其間佳麗神人之所共羨無足異矣祠舊鮮碑記自去歲李之父子始搆而磨之迄今就矣故屬爲記以識其事云

新創玉皇閣記

郭興治

太僕寺
卿邑人

維皇上帝蕩蕩難名其加玉於皇之上不知昉自何時意必起於愚夫愚婦陋劣之見耳今廟宇遍天下咸以是爲目而不聞有非之者何也昔人有美芹而獻以爲君羞不知君之不屑之也彼其至美誠在於

芹也其心誠愛且敬也今世人所珍惟玉而奉以爲帝號不知帝之不屑之也彼其至珍誠在於玉也則其心亦誠尊且敬也禮天子郊天饗帝有圍丘壇墠明堂之制卽諸侯不敢擬焉况下民乎然尊里禮雖有分而普天之下同戴皇天其一念敬畏之心無所有間故人憤則誓天窮則呼天或有夜則告天旦則炷香其區區之心亦誠無有所伸也亦誠無有所伸之處也况今通都大邑康莊閭里廟貌儼然愚夫愚婦望而畏焉春秋饗獻曰天在是也雖出王遊衍咸

莫不在而愚夫愚婦之敬之心則以此地而加嚴也使天下之愚夫愚婦咸知有天咸能畏天則天下之頑者可革愚者可化勇者不敢暴害於衆智者不敢設機於險則是廟之有補於世道人心也大矣故時王不禁上帝不譴而學士大夫亦莫或非之也族侄壽官郭統家儒官垂家暨孫庠生郭儒附監佐於邑東創起玉皇閣三楹三官殿三間配以鐘鼓兩樓門以龍虎大殿其玉皇銅像加以滲金仍蠲腴田四十畝以爲香火之計總計工費三千餘兩俱出一門並

未募化其父子兄弟若出一心並無杆格此猶事之可嘉可紀者也且見一門以孝成敬誘人爲善之盛心也是役也落成於崇禎四年序作於崇禎八年得並記

重修文廟疏

邑令王九鼎

安陵居京畿之南西山澹澹而遠治衛水英英而澄泓士民勤勤而秀樸文獻甲天下焉考縣志治西有先師廟爲明直指程公重修而前尹楊公繼之亦僅補其罅漏葺其傾圯金碧其楹丹堊其宇至卑隘弗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七十

稱大概亦若此焉矣迨年遠時遷日就荒蕪不獨恢闕艱難卽求如兩公之補漏葺圯丹堊金碧之飾而渺焉不可復得嗟乎是亦可慨也已

皇上御極之九年鼎受命來牧茲土至之日展謁廡下拳石塊礫雜於趾敝木崩榱俯於躬敗瓦荒煙不可以目歸而抵署怲怲怲怲不能瞑也越今歲辛亥景和物暢遂謀之廣文宋君曰諺有之些小不補直至尺五及今修之雖費猶省耳宋君曰善甚盛舉也竊嘗聞之夫士者養育於學朝鐘暮鼓嚴惰縱也奉

祀於廟聖啟賢廸標步趨也惰縱祛而業專業專則學精步趨端而道明道明則化行化行而人知親長之義人知親長之義則盜賊可不兵而平故廟祀之設所輔學以成士者也自聖人沒而微言絕而大道如日中天天下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無不曉然知顏曾思孟之傳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冢嗣雖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昔昌黎有言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孔子不得位而得常祀而凡祀皆不如其盛謂其賢過於堯舜此其效歟

凡我同人孰不由是路出入是門而漠然坐視其廢余弗信也念庀材鳩工匪眾罔成敢以告諸薦紳士耆同發願力共勦厥事俾撤朽剝蝕植頽築虛廟貌煥然頓還舊觀庶幾虎賁可以脫劍而椎魯亦能釋耒有厚望焉至程能經費計日獎勤是又在乎董斯役者敬弁以請

署東光邑令嚴公鹽政便民德政碑記

尚書

張士甄

朝廷設官分職原期於爲國爲民而鹽政之設上裕國儲下便民用中通商利懸秤自賣之 旨昭如星

日誠善政也良有司加意奉行務使商民兩便方不負爲國爲民之至意從未聞有任意高價按戶派食使商獨獲重利累官病民如東邑者也家弟寄居東邑故知東邑之鹽政最詳東光舊額四百四十引明季霍鄉官之條陳楊縣令之申請或減或蠲載在邑乘 國朝行鹽千引亦不知始自何年庚戌歲篆菴王公力行詳請減去一半後鹽臣傅疏加至一千九百餘引然鹽引雖加使仍遵懸秤自賣之旨公平交易則闔邑之戶口豈不能銷額設之鹽引乃價值

騰貴按戶派食鄉地庄頭轉相催督一有力不能食者輒罹法網是違懸秤自賣之旨爲重貲肥私之計民之困苦流離實有不可勝言者其於朝廷設立鹽政便民之意不大相悖戾乎揆厥所自總由居官者兢兢以考成爲懼故携私之徒乘間罔上遂以貴價爲守式派領爲長法按季摧比爲應行之舊規縱良有司留心國計痛念民瘼已成積重難返之勢矣辛酉冬署事劉公比隣封交河南皮懸秤自賣例每斤六七文詳明鹽臺至今按其申請猶見豈弟爲民之

至意焉前任金縣令痛憐派食之苦從眾議而變爲小販定價每斤十文分村售賣按月疏銷民無催比之苦鹽無壅滯之患官無考成之累小民亦漸得安堵矣恭遇我 嚴老父臺本天地覆載之心體朝廷愛養之意親炙 都憲公之訏謨密邇侍御公之光烈出宰中水政聲四訖遠邇歌樂只焉癸亥秋攝東邑事卽以治交邑者治之仁慈愷惻無爲化成闔縣有來暮之咏凡一邑之大利大害無不加意興除東交兩邑接壤習知鹽斤大害下車之日卽以此爲諄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七十三

諄比隣封縣秤自賣例平其價值不得多索以累民禁其私派不至催比以擾眾遏絕鹽徒不使私販以病商至官不擾民民不病商便民用卽所以通商利也通商利卽所以裕國儲也將見今日行之後令踵之垂爲不刊之條東邑何幸而邁此神君也闔邑鄉紳士庶醵金立石以貞不朽求余爲記余佩父臺之德嘉父臺之仁重邑人之請樂爲父臺道樂爲邑人道更樂爲後世道也於是乎書

重修縣治記

邑令白爲璣

竊聞政有治亂民有消長滄桑易幻今古皆同非斯
一邑爲然也然又有不得以治亂改觀消長異視而
與滄桑並幻者其惟此發政臨民之地乎粵稽東光
縣治誌載創自故明洪武年間繼是修葺者亦止於
成化弘治後遂渺無可考二百餘年風雨飄搖虫鼠
剝蝕朽廢傾頽洵亦勢之所必至矣今之已巳余奉
命來茲下輿日及門矚望但見枯槁穿日敗礫揚風
一片碎瓦崩垣半在荒榛衰草中官吏相倚幾同露
處不禁愾然繫懷經營之任自輒默許奈時值饑饉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七十四

天子方遣使賫賑哺翼不遑安能他顧明年民物稍康
將欲次第舉行轉計螳臂未敢妄動惟是勤民必先
敬神 土穀爲一治保障祠毀若墟靈將何依自即
首捐微祿整新神祠於儀門之東爲政更先禮士豫
章猶崇孺子余奚獨後旋於祠西脩建賓館三楹增
設座榻以待士迨神旣妥矣賢可禮矣而余之力亦
竭矣歲重逾內外左右摧圯尤甚人總猶可冒險巖
墻其如六曹案牘悉湮塵十何湮愈久則跡愈滅矧
縣門譙樓爲通邑司漏之地所關均鉅謀諸僚屬咸

稱工費浩繁必藉眾擎始得易舉余日否近年雖幸有秋然煢煢赤子元氣慮尚未復烏乎可余又先倡畫出積俸兼勉河簿李君邑尉劉君以及吏書各役聽其多寡量助共襄厥事鳩材尅日拂土之仆者而礎之去甍之腐者而棟之宜築者版之宜直者繩之匠墁鍾舂爭効其長先六房次牌坊房東西各十間廊閑以柵慎隔匪踪坊頗隘余更擴展丹堊之舊額樂只易以懷畏蓋欲凡而斯者必當思何以懷其固有而實期於盡善何以畏其心志而實使之無訟不

徒存彼父母之空名也再次儀門門外兩側各構快壯班房二間墀樹槐栢工畢譙樓樓式如前弘麗勝之凡六閱月次第告竣是役也不涉民財不勞民力二百年殘治今始獲有生色固非余一人之力且非專爲斯觀瞻起見後之君子人是門者誠能勿等傅舍實心噢咻政恒有治而無亂民永有長而無消澤被編黎功垂史乘得與此地並存不隨滄桑偕幻庶不虛余今日拮据之微意矣至於董督勤事則邑尉之力居多邑尉爲誰聊攝劉文魁也

白公生祠記

馬士芳

禮科給事中

壬申春三月余奉

簡命擢居禮垣因訪家弟耿伯紆道東邑聞邑有白公生祠二一在邑西二十五里王家集余未之見也一在邑之西南郊郊有崗蜿蜒里許勢若游龍左則城堞參差右則帆檣飛渡而祠在崗之南迎初升之旭日捲夕照之晚霞白雲縹緲綠樹鬱葱宛然山林氣象余注目者久之旋以語弟曰白公祠誠一奇觀獨是三代以來無生爲立祠者有之自干公始蓋于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七十六

公爲廷尉決獄平允百姓德之是以有此舉公之德何如于公弟曰于公之德僅決獄一節耳公之德指不勝屈而民之所以德公者則首在編審一事蓋吾邑民數舊額若干後漸增至一萬八千戶公日年歲不無豐歉戶口不無存亡虛應故事而宜除者不除何以審爲公虛心延訪去其所不可不去補其所不得不補不使老死逃亡有人去徭存之累闔邑咸稱爲神明宰且里書陋規名爲進獻實以自肥公曰吾不受獻也卽飲饌之類素亦出自里書公曰此皆民

膏民脂也力行禁絕不費民間一錢郤金縣魚之操
何以加焉於是百姓群相謀曰天生我公以活我百
姓也吾儕小人何以報之計惟有建立生祠以誌不
忘耳復憚公素狷介知必不許仍托辭潛搆之工成
日公果欲毀疆而後已公之有祠實由於此余日嘻
異哉公之德殆于公之所不及也詩云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惟公有焉尸而祝之固其宜也然則何以無
記弟日非不記也柰敝邑固陋無人捉刀是以有志
而未逮余笑應之日昔裴度修福先寺皇甫湜以碑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七十七

文自任後世以爲美談余雖不敏心竊效之但以字
易絹余不若皇甫氏之俗也遂將所聞所見卽席直
書非敢自以爲文也但欲留此一片石俾後之往來
士大夫瞻禮之餘因文考實日此某年邑侯白公祠
也成之者誰闔邑民也而記之者誰金陵馬士芳也
公之祠不朽公之德不朽而余之名亦藉以不朽榮
莫大焉至王家集祠聞亦類是於是乎記

義學田記

趙璠
邑人

嘗考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化民成俗

之道惟三代爲最詳迨至後世國學而外止有郡邑之學黨庠塾序之制杳矣無聞無怪乎士習民風之不古若也我朝定鼎首崇文教令天下各立義學造士之法最爲近古獨是吾邑地方遼濶止有邑內一學以四鄉數十里之貧寒子弟而欲以一學教之則負笈擔簦往來道路何擾擾也否則窮鄉僻壤縱俊秀傑出有志向學奚所就而正焉恐士之子恒爲士而農之子恒爲農也我邑侯白公下車以來卽示諭九鄉屯各置一學以爲造就人才計居無何有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七十八

劉生佳標遵示具呈願備館舍以襄義舉公善其請且推其意而廣之學之在城者如故而四鄉則另設六學各延名儒一人爲之師然又思教讀之家率皆寒士館穀之資約得百餘金縱欲捐俸所捐有幾且恐難於爲繼是有學無食與無學同公日夜籌畫不能爲無米之炊因思境內棄田租息向俱爲里胥侵蝕乃命里書據實查明某鄉若干某屯若干共得地近七百畝於是謀之紳衿將彼亡絕遺存之地作此塾師贍給之資詳報各憲僉曰可如詳允行勒石垂

久公乃遵照憲批分給七學各與印籍一冊爲塾師者收其地之租納其地之賦命之日學田蓋明乎田爲其學之田而非其人之田也此一舉也眾寒士待以舉火群子弟藉以成材且公賦有自而出里胥不得以隱占一舉而三善備焉是以闔邑諸君子皆中悅誠服不以余之不文而命余爲之記

移建名宦鄉賢二祠碑記

馬

光

候補知縣邑人

今春余欲移建名宦鄉賢二祠謀之邑庠先生暨諸同人僉曰可于是闔學聞於父母轉請各臺批

東光縣志

卷之八

七十九

允乃毀頽垣移建而重新焉舊祠規模狹隘今式廓之楹棟榱題益以新收之材黝堊旣施丹碧交輝擇吉安主設牲禮以告之而移建之事乃竣夫祠何爲而有名宦也祀邑侯之有功於民者也又何爲而有鄉賢也祀夫鄉人之有德者也賢士出宰方州謝請託絕苞苴上不負國家下不負生民生民實受其惠沐浴而咏歌之稱之爲召父爲杜母此誠一代之循良也則祀之士人砥行立名不苟同於時秉清剛以勵人倫崇廉正以輕富貴著書立說自成一家言使

世之學知所宗則國家多難之秋出其偉畧戡定禍亂旋乾轉坤則又祀之以報功也以昭德也且以風世也吾邑之祠乃在倫堂之後而爲所掩遊鬢序者初不知兩祠之在何所也夫立祠以風示來茲而使人不睹其廟貌景行之念何由而與譬有讀書之士於此三百篇一書東之高閣之上錦軸牙籤絕不令一展抽而日爾其興爾其與知必冥然而莫動矣緣是之故移建於戟門之左右

上臺鑒此意不以爲多事而從所請余因先君子東光縣志
卷之八
八十
俎豆其間力任其事而不辭其勞乃余弟生員馬文同宗族並莊王二公令裔雅有同心並勒諸貞珉以不沒其事云

竊照學海經笥牙籤寶獻王之府雕龍繡虎公讌傳
文帝之臺星精旅於箕尾風雅著乎畿南觀城禮樂
淵藪忠孝奧區三策封天人董廣川之菁英未歇一
疏辨邪正劉忠肅之鯁介猶存北門視草著作功炳
紫霞東宮授經直諒名流青史睠念古今庶幾旦暮
本縣雖歌駟鐵載咏伊人少事鉛槧不徒效雀舌於
芸窗長挾蒯緱亦欲識龍媒於冀北茲者綰符水署
盤試蟻封既乏穆之兼才豈蹈中散嬾慢問俗課農

而暇欲開三徑鴉啼吏散之餘還擁百城時值春煖
序近清和非有陽秋足當月旦謹集衆妙於風簷行
衍嘉賓於王國要知山下弗敢僭擬爲過來果處囊
中所願早占其脫穎是用授簡文園分題刻燭固無
蔡公識粲之明實有桓子稱雄之僻一代鴻篇應弗
襲風雲月露千金駿足當不在牝牡驪黃文章千古
事刮垢磨光得失寸心知標新領異本縣詹吉俟諸
多士搦管來斯

詩

懷古五首

邑令王九鼎

其一

戰國廢王政仁義委榛菅縮高朝有聞夕死竟無難
豈不重其生違道非所安父攻而子守何以見衣冠
刎頸謝來使社稷庶無患鄙哉魏公子縞素有慚顏
此士雖久没名耀邦閭間

其二

馮唐在郎署輦聲忽經過問以代邸事稱述首廉頗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八十一

小臣昧忌諱天子奈公何所惜聖人朝賞輕罰太荷
拊髀亦徒然何用但咨嗟回天在須臾斯人功已多
當時齒雖暮歲月非蹉跎寄言千載下賞罰慎無訛

其三

劉摯甫登朝邪正早明白自言臣北人不識王安石
屢疏陳利害職不愧言責預恐黨禍起深愁民命迫
雖犯大臣怒頗蒙至尊惜及乎元祐初嘉言日有益
宰相能用人宵小自斂迹去惡亦太勇讒怨自此積
太平謂可覩垂老遭竄謫嗚呼宋將衰豈獨公之厄

祠社到千載亦足慰魂魄

其四

高允誠佳士風節復矯矯平生無喜愠呐呐言詞少
及夫被史禍寮友賴相保東官爲失色天顏霽如杲
游旣愧心內崔復漏形表嘆息知人難何用稱朋好
風俗人諫疏五異增憂悄斯人識治體豈獨擅才藻
墳墓今尚存悲風吹野草經過每停車悽悽傷懷抱

其五

女后禍唐室定難賴有人卓哉袁恕已統兵謀如神

東光縣志

卷之八

八十三

時維張東之同心如一身宮禁卒肅清不愧社稷臣
功成爵已高名盛數何屯奸邪久側目千載爲沾巾
鄉人立祠宇歲時薦蘋蘋誰云公已亡上天爲星辰

刪八景詩說

邑志舊有八景強立佳名殊敗人意志猶史也乃如
賦家侈談子虛以無爲有固知不可矣況於題咏復
多濫存乎近代志書之善者無如吾秦武功志乃獨
不立八景之名茲比其例刪之邑人幸勿咎焉

東光縣志卷之八終

東光縣志跋

余冀人也東邑距余舍三百里古亦稱冀州地魯山西峙衛水北流固瀛海名區也余家居時每有觀風問俗之想而有志未逮及余領博士一席說經之暇

跋

馮

一

亟索邑志以慰素心而志之不愧余意者甚多余于是喟然曰斯固一文物之邦也邑志弗修于文獻之義何居况政教之得失典禮之修墜戶口之盛衰田賦之增減每數十年而一變則

今日之重修豈非必不可緩之事耶我

侯白公以從龍世胄來宰東邑下車之初即有志于續輯蓋與余有同心焉會歲祲方設法救荒而未遑且值編審期矢公矢

跋

馮

二

慎均平徭役又建義學清鹺弊善政種乚三載以來而邑始大治茲于癸酉之夏乃顧余而笑曰修志之舉今可以從事矣乃集邑紳士諸君子開館芹宮脩飲饌給筆札歷數旬日分局編

纂一一受裁于公為之訂正成
書興廢沿革犁然可考視舊史
有加焉上可以脩風謠之獻下
可以垂將來之戒不漏不繁不
嚴不恕體裁允協即班馬之文
章無多讓焉余于是輒然曰志

跋

馮

三

至此至矣盡矣舉邑之上下古
今畫在吾目中矣媿余不敏脩
員司鐸未能相與以有成聊贅
一言以文其固陋可乎

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仲秋

穀旦

東光縣儒學署教諭舉人

慶陶馮樾謹跋

跋



馮

四

重修東光縣誌跋

東邑志自棗庵王公重修以後
幾易寒暑殘缺遺漏不無杞宋
之憂我

侯白公蒞任之初即欲以此為
首務馬但連年饑饉兩次賑施

跋

李

五

不得不日夜籌畫且時值編審
兼之鹽法義學諸大政無不經
心是以有志而未逮閱四年歲
在癸酉政簡刑清民康物阜始
集邑紳士共謀纂輯不以余為
固陋而命余共事念余自司訓

以來學宮而外足跡不及諸士
之餘交迷不廣以淺聞鮮見之
儒安能仰助其萬一哉亦唯有
俯首受成而已閱三月書成斟
酌損益字字石畫雖草創搜羅
諸紳士分理其事而刪定潤色

跋

李

六

惟公獨斷群賢莫能贊一詞公
且謙讓未遑曰諸君子之力也
余曰昔漱水之纂通鑑也劉范
諸人實共成之至今止稱司馬
通鑑紫陽之作綱目也諸弟子
豈全無一言乎至今止稱朱子

綱目今日之役惟公啟其緒亦
惟公總其成諸子雖効微勞敢
攘公之功以爲己功乎余以不
敏謬廁其列更愧無功僅於付
梓之日畧綴一言俾後之讀誌
者曰修誌之舉魯有某某其人

跋

李

七

者余之名亦藉以不朽

康熙歲次癸酉仲秋穀旦

東光縣儒學訓導潞河李

澍春謹跋



東光縣志後序

余自丙午歲司教東邑於茲八載客歲壬子冬奉有
纂修邑志之舉邑侯三原王公進可繼而咨之慎選
其人俾襄茲任取衷舊乘類次新事書成我 侯親
灑藻采嚴爲釐正余旣樂觀厥盛例應綴之簡未竊
惟邑之有志埒於國之有史也史之義天文星曆紀
焉地理延袤載焉制度因革具焉人物臧否辨焉凡
以著往蹟風來葉也邑有志史之流也然而邑詳於
郡郡詳於省省詳於國故古之修史者必徵四方之

東光縣志

宋後序

八

志外及傳記小說方言地理職官氏族咸掇而輯之
以成書而四方之賢者亦樂志其邑之典故以待輶
軒之採豈非得之睹記者悉爲可傳也哉使邑無志
國無史矣雖然志匪易也識不精則品隲謬學不博
則故實踈才不瞻則文采訕我 侯具良史之才雅
擅三長不令珥筆金馬乃暫試百里而俾之撫方聞
述里俗固知其恢乎有餘裕矣茲役也以廣詢博訪
不可無人也則有諸文學先之以詮次考証不可無
人也復有諸文學繼之欲得老成洞練者鑒裁則訪

諸高

以者澗削則証諸興時名

貴又謂芹宮爲公議之本原以可繼謬司鐸任俾彙
輯斟酌於其間而我 侯總厥成焉於戲志之美備
於茲極矣取而閱之爲疆域爲建置爲祠祀食貨爲
秩官選舉爲人物藝文一展卷而歷歷指掌可以資
考覈可以垂久遠可以備觀風之採擇可以補國史
之闕畧誠我 侯不朽盛事而其實心實政可舉一
而該百矣余教東邑久以積俸移授龍門將手是編
共龍門諸子竚睹我 侯內召用徵勛業之垂竹素
東光縣志

宋後序

九

云

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菊月穀旦東光縣儒學教諭
今陞萬全都司龍門衛教授宛平寧可繼謹序